

家

家

[日] 远藤周作——著

赵仲明——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海外译

哀歌

〔日〕远藤周作——著
赵仲明——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哀歌 / (日) 远藤周作著; 赵仲明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305-20004-5

I. ①哀… II. ①远…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7098 号

AIKA

by ENDO Shusaku

Copyright © 1965 The Heirs of ENDO Shusak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ENDO Shusak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7-00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哀歌
著 者 (日)远藤周作
译 者 赵仲明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38 千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004-5
定 价 49.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哀歌

遠藤周作

目 录

I

旧病复发 / 3

男人和九官鸟 / 23

前日 / 56

四十岁的男人 / 74

大病房 / 105

II

童话 / 131

杂木林中的病房 / 153

回乡 / 175

札辻 / 201

云仙 / 223

那个男人 / 242

Ⅲ

例之酒癖 诳语绮言 / 267

作者致读者——关于《哀歌》的记忆 / 287

I

旧病复发

佐田的妻子虽说够不上满分，似乎也算得上贤妻。在干家务活、做饭、照顾孩子方面，佐田对妻子没有可抱怨的理由。

虽说找不到抱怨的理由，面对妻子，佐田却总有种莫名的空洞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空洞感，它来自何方。

每当看到妻子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插花、围着小矮桌为四岁的小儿子读绘本的身影时，这种感觉便宛如一股温热的液体涌上胸口。有时公司聚餐结束后回家已是半夜，妻子在身后帮自己穿和服，这种感觉也会突如其来。

“这不奇怪，每对夫妻都一样。”

有天晚上,佐田和他上学时的哥们儿在酒馆里喝酒,稍微吐露了一下这种感觉。那哥们儿重重点着头,将啤酒一饮而尽。“老婆这种东西,一旦成了家庭主妇、孩子他妈,就不再是女人了。越是贤妻良母,离女人就越远。”

经哥们儿这么一说,佐田明白了不少。结婚以来,随着妻子在妻子的角色中不断成长,佐田逐渐忘记了把她当女人看待,而妻子那方面,为了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身为女人的特质抛弃了。佐田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使得自己产生莫名空洞感的理由。

不过,佐田从未对妻子谈起过这种感受,也没有告诉她自己从朋友那里寻找答案的事情。

那段时间,为了生意上的事以及市场调查,佐田必须去国外出差两个月。九州出身的佐田家族自明治时代以来经营着一家钢钉制造厂,工厂决定从现在起大规模生产用于建造大楼的新型钢钉,为了引进设备,佐田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必须去一次德国。

五六年前得过肺结核病的佐田,对去国外出差这件事多少有些不安。那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问妻子: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

当然，佐田嘴上问妻子想不想一起去，其实并不是真心邀请妻子和自己同行。此刻正在给孩子剔鱼刺的妻子停下手，抬起苍白的脸，眼中闪着佐田过去从未见过的光亮。她犹如少女般地点了点头。佐田顿时狼狈地低下头。

“嗯，我想跟你去！”

“我是开玩笑的啊！”

妻子突然提起，佐田得结核病时曾经向她承诺，去国外旅行的话就当护士那样带上她。佐田的脑子里对这件事压根儿没有印象，听着妻子一反常态地认真提起这一承诺，他感到很惊讶。

过了三天，妻子觉得丈夫已经承认了这一承诺，便进一步和佐田讨论此事。她把佐田半开玩笑的话“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不经意间地变成了“你跟我一起去”。更有意思的是，妻子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偷换了概念。

“我还是不记得做过那种承诺。”

“啊呀，这件事不是已经说定了吗？”

“哪里啊。我问你，你的旅费怎么办？”

“我一个人的旅费只要卖掉股票就行了，反正那股票是我老爸送的……”

一瞬间，佐田露出不快的表情，转过脸去。他不喜欢

妻子这么说话。她的言下之意分明是，有我娘家老父亲送的股票，不会让你掏口袋。不过，望着说话如此不恭还一脸洋洋自得的妻子，佐田觉得，她正在回归到既不是家庭主妇也不是孩子他妈的一个女人的角色。他寻思，就冲着结婚至今她为自己操持家务甚至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抱怨这一点，利用这次机会犒劳她一下也不失为上策。何况五六年前受过肺结核病折磨的佐田，对独自一人去国外确实有些担心。

于是，佐田决定带妻子坐飞机。他担心妻子会到处炫耀夫妇同行海外，却没想到妻子格外平静，忙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的某个深夜，夫妇两人在一群朋友的相送下登上了绕行北极的飞机。

在科隆、汉堡、斯特拉斯堡转了一圈后，十二月上旬，发往日本的钢钉生产设备的相关谈判几近大功告成。这一工作结束后，剩余一个多月时间，佐田计划考察各国的工厂。不过，这只是假借工作名义而已。他的真正意图，是带着没见过世面的妻子，用剩余的资金和尽可能节约的方式在法国、意大利的大城市做一次旅行，之后返回日本。

他们从斯特拉斯堡抵达巴黎时正是圣诞节前夕，大街小巷已被节日气氛点燃。佐田夫妇租了一间二三流旅馆中的小房间，有时外出为朋友和孩子们采购当地的土特产，有时翻着旅行小手册穿梭于巴黎的名胜古迹。

从那时起，佐田开始觉得身体上出现了难以名状的乏力感。起初，他以为可能是自己走不惯石板路并且一天上下旅馆楼梯好几次造成的，但无论怎么休息、睡觉，倦怠感似乎总是滞留在体内挥之不去。不久，他的左腿从大腿部到脚跟开始轻度抽筋，甚至爬低坡时也变得气喘吁吁起来，手掌心和脸颊上不时产生烧灼感。

难道是曾经的肺结核病复发了？佐田不禁忐忑不安起来。大约五六年前，佐田胸口左侧的锁骨下发现了一厘米大小的病灶，为此他接受了两年的治疗。所幸当时病灶并不大，半年后就能边接受气胸疗法边去公司上班了。

“佐田先生，千万不要复发啊，一旦复发，只能拿掉两三根肋骨了。”

医生老是这么说。

走在克莱贝尔大街上，佐田用不安的眼神瞥了一下妻子。妻子丝毫没有察觉，她头上戴着来巴黎后买的帽子，向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里张望。

“这里的東西，染色工藝就是不同呢。你看這種顏色，日本根本做不出來。”她說着，注意到了丈夫不安的神色。“你怎么啦？把一下脉呀。”

佐田眨巴着眼睛看了妻子一眼，是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他犹豫了一下。

“我没什么，”佐田轻声道。

佐田在心里告诉自己，倘若肺结核病复发，即便来了巴黎也只能即刻返回日本，这样一来，最可怜的是妻子，她多么期待这次旅行啊。其实，从佐田自身而言，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自己，他都十分害怕明确说出“复发”两个字。他不愿意面对这件事。夫妇二人并排走着，苍白无力的冬日阳光洒在石板路上。

不可思议的是，佐田决定否认旧病复发后，胸闷和烧灼感突然消失了。佐田想，果然还是旅途的疲劳和担心造成的。恰巧此时，有个年轻的日本留学生告诉他，巴黎正在上演老作家莫里哀的戏剧《无病呻吟》，佐田觉得这好像就是在说自己，不由得露出了一脸苦笑。

好景不长，佐田身上紧接着出现了其他症状。哪怕和人聊一个小时的天，身体的左半边也会像灌了铅那么疲惫不堪；偶尔还会有窒息的感觉，尽管只有二三十秒的时间。

不去医院不行，佐田想。可是，那样一来，就得找连语言都无法沟通的外国医生，加之他打心眼儿里不想看到 X 光照片上暗示空洞的白圈。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不论愿不愿意都必须回国，不得不接受危险的手术，拿掉几根肋骨。这种不安，使得佐田将就诊一事一天天地拖延了下来。他之所以还能说服自己，是因为还没有出现咳嗽和咳痰。他告诉自己，仅凭疲劳和窒息感就怀疑自己旧病复发，那纯属杯弓蛇影。

佐田仍然没有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妻子，他觉得，告诉妻子就等于承认自己旧病复发了。

某日三更半夜，佐田在克莱贝尔大上街的三流旅馆的房间里突然醒来。巴黎的夜晚总是格外漫长，夜色中他一直睁着眼睛，隔壁房客的咳嗽声不断传入耳朵，还能听到闹市区方向传来的汽车声。妻子是个作息很有规律的健康女人，此刻呼呼地睡得正香。

（这女人一如既往地作息规律，而且健康。对我来说算是贤妻，对孩子来说也是个良母。）

想到这里，佐田对眼前的妻子突然生出一股无名火。无名火一起，佐田便感到莫名的孤独。自己身处异国的廉价旅馆，和妻子同枕共眠。结婚已经超过五年了，可是作

为丈夫的自己因害怕旧病复发，只能睁大眼睛注视着黑洞洞的夜色，而这个女人却浑然不知。

她竟然完全没有察觉我不安的举止和眼神，怎么说也算是在相互理解中一起走过了五个年头的夫妻呀。结果却是如此。佐田在夜色的包围中不停地眨着眼睛，迷迷糊糊地思考夫妇究竟是什么、我们真的相互爱着对方吗这些问题，这是结婚以来的第一次。

“我可能复发了。”

吃早餐时，佐田将咖啡倒进杯子咕嘟咕嘟地一气喝完，以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开口道。

“复发？什么复发？”

“肺。”

妻子将抓着纸巾的手放到膝盖上，沉默了片刻。佐田一声不吭地听着冬蝇撞在房间的窗户上发出的嗡嗡声。

“你开玩笑吧？”

佐田注意到妻子抓着纸巾两端的手指十分用力。

“是吧，你是开玩笑吧？”

“不是。”

“为什么？为什么会复发？”

“也不确定就是复发。我说可能复发了。”

佐田简明扼要地对妻子说明来巴黎之后身体感觉格外沉重，到了午后从肩部到左胸出现窒息般的倦怠感。

“不过，也不能光凭这些就判断是肺部的问题。”

“一定是累了，”妻子突然声音嘶哑地开口了，语速很快，“你想，两周前你不是打了很多行李包吗？肯定是因为打包引起的肩头酸痛。”

“是吗？”

“是的，就是。首先，你没有发烧，也不咳嗽。”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丈夫的脸，一副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的模样。

“脸色也不坏呀。”

然而，佐田发现，妻子越是极力强调他很健康，越是无法掩饰眼神中流露出来的胆怯。

（哎呀呀，这女人和我一样，竭力否认我旧病复发。）

佐田忽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和妻子两人，一如仓皇逃窜的两只老鼠，被“复发”这只不祥的动物在屁股后面追赶，滑稽不堪。

佐田这样想着，但他内心更愿意相信妻子的这番话。她说得没错，自己既不咳嗽，也没有发烧，镜子中的自己，